

官常典第三百七十四卷

太常寺部藝文一

太常箴

翼翼太常實爲宗伯穆穆靈祇寢廟奕奕稱秩元祀班於羣神我興爰集撫翼清舉翰飛公庭龍升攸宜弗祈弗求惟德之報不矯不誣庶無罪悔昔在成湯葛爲不弔棄禮慢祖夔子不祀楚師是虜魯人躋僖臧文不悟文囑太室桓納郃賂災降二宮用誥不祧故聖人在位無曰我貴慢行繁祭無曰我材輕身恃巫東鄰之犧牛不如西鄰麥魚秦殞望夷隱斃鍾巫常臣司宗敢告執書

太常趙咨畫贊

晉傅元

天下信之如日月仰之如雲雨仁風翔於路衢禮讓行於士女時亮天工四門順軌

故太常任府君畫贊

潘岳

堂堂我君鑒象開慶逸德宣猷含眞履素味道無悶守終純固弓與爰集撫翼清舉翰飛公庭龍升天路初長北方流化千里遂管祕籍辨章舊史入登常伯出作卿士外內惟允庶績咸理中節日新

古今圖書集成
令聞不已濟濟儒林翼翼國子

初長北方唐類
函作初堂萬國

爲王博士謝表

梁丘遲

臣聞撫臆可以言心量能則知所止是故矯親魯門簡業事亡雜吹齊雅分聲遽逝臣才行過汚文質無廉疎達謝於谷杜浹洽乖夫劉揚非除部養之勤豈通掌故之業

爲王光祿轉太常讓表

陸倕

昔者楚德方盛孫叔濯衣漢道克隆王陽結綬故拜命無辭受爵不讓況宗卿清重歷選所難漢晉以降莫非素範辭爵則桓郁張奮讓封則丁鴻劉愷潘尼之文雅深純華表之從容退默自此迄茲風流繼軌以臣況之曾無等殺

爲周弘正讓太常表

陳沈炯

臣聞玉帛雕楹不取材於蟠木丹朱繡黼豳襲冕於蘿薜何則適用各有所宜朝野不可一旨叔孫之分定禮儀倍資典實刁協之躬爲唱引豈易其儀賓主闕對封禪失儀責以司存云誰之咎況南史執簡轉見違才君舉必書尤難妄冒

太常少卿廳壁記

唐獨孤及

太常掌玉帛鐘鼓等威文物以報本乎天地神祇人鬼

集作天神地祇

凡吉凶賓軍嘉之禮唐虞謂之秩宗

周謂之宗伯秦謂之奉常漢謂之太常其掌一也後魏太和十五年始建少卿官少小也用別二卿

大小之序亦猶宗伯有小宗伯列國有上卿下卿郡有守丞亦謂亞一等以少參長而佐其成務焉

故事自御史中丞給事中中書舍人遷秩爲亞卿者必於是司故官因職雄地以人貴餘八卿不敢

與太常齒廣德中上尤審官注意禮樂其選也以才能不以資以恩澤不以勞謂李公卿材也是用

超拜公將以忠孝敬慎肅蒸神人且懋其官府政令俾無不恪方議酌前賢之遺塵而損益之乃瞻

居壁所

集作史

記漫滅於是夏五月己丑皆姓而名之使如珠之貫盱衡指顧儼若對面曰賢者吾得

而師之不賢者吾幸

集作韋是

而絃之賢遠乎哉既進牘然後命博士河南獨孤及爲之志

論西漢博士太常得失

宋馬廷鸞

西漢博士隸太常有周成均隸宗伯之意州有博士郡有文學掾五經之師儒宮之官長吏辟置布列郡國亦有黨庠遂序之意然有二失鄉里學校人不升於太學而補弟子員者自一項人公卿弟

子不養於太學而任子盡隸光祿勳自有四科考試殊塗異方下之心術分裂不一上之考察馳驚不精

太常寺箴

明宣宗

爲國之要事神理民太常典祀式交百神昔予祖考致嚴祀享厥有純誠敬恭協相朕承丕緒思用允迪爾祗爾肅以輔以翼儀度必飭粢盛必潔無黷無慢凜乎對越事神之本惟心之虔豈直臨事平居有嚴神之鑒矣來歆來止神之歆矣民之福矣無曰冥寞洋洋有臨汝惟懋哉其慎其欽

太常寺部藝文二

詩

贈王太常僧達

宋顏延之

玉水記方流璇源載圓折蓄寶每希聲雖祕猶彰徹聆龍際九淵聞鳳窺丹穴歷聽豈多士歸然觀時哲舒文廣國華敷言遠朝烈德輝灼邦懋芳風被鄉畫側同幽人居郊扉常晝閉林閭時晏開亟迴長者轍庭昏見野陰山明望松雪靜惟浹羣化徂生入窮節豫往誠歡歇悲來非樂閔屬美謝繁

翰遙懷具短劄

一作唯時
一作世哲

奉贈太常張卿均二十韻

唐杜甫

方丈三韓外，崑崙萬國西。建標天地闊，詣絕古今迷。
氣得神仙迴，恩承雨露低。相門清議衆，儒術大名齊。
軒冕羅天闕，琳琅識介珪。伶官詩必誦，夔樂典猶稽。
健筆凌鸚鵡，銛鋒瑩鸛鷀。友于皆挺拔，公望各端倪。
通籍踰青瑣，承恩照紫泥。靈虬傳夕箭，歸馬散霜蹄。
能事聞重譯，嘉謨及遠黎。彌諧方一展，班序更何躋。
適越空顛蹟，遊梁竟悵悵。謬知終畫虎，微分是醯雞。
萍泛無休日，桃陰想舊蹊。吹噓人所羨，騰躍事仍睽。
碧海真難涉，青雲不可梯。顧深慙鍛鍊，才小辱提携。
檻束哀猿巧，枝驚夜鶻棲。幾時陪羽獵，應指釣璫谿。

夜宿太常齋宮

明高啟

鳥散廟堦空，清香蕭闕宮。太常齋禁密，列祖享儀崇。
井叩銅瓶月，墀鳴玉佩風。聽鐘候車駕，庭燎已燼燿。

太常寺部紀事

史記封禪書：高帝立爲漢王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

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

漢書谷永傳永爲太常丞數上疏言得失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陽城侯劉慶忌舉永待詔公車時對者數十人永與杜欽爲上第皆以其書示後宮

後漢書桓榮傳榮初遭倉卒與族人元卿同飢厄而榮誦誦不息元卿嗤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爲太常元卿歎曰我農家子豈意學之爲利乃若是哉顯宗卽位尊以師禮甚見親重年踰八十乘輿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驃騎將軍東平王蒼以下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執業每言輒曰太師在是旣罷悉以大官供具賜太常家

應劭漢官儀北海周澤字稚都恆齋有疾其妻憐其年老被病闕內問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旣作事復低迷

晉書荀崧傳崧轉太常時方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尙書鄭氏古文尙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

省不置竊以爲不可乃上疏曰自喪亂以來儒學尤寡今處學則闕朝廷之秀仕朝則廢儒學之俊
昔咸寧太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黃門通洽古今行爲世表者領國子博士一則應對殿堂奉酬顧
問二則叅訓國子以弘儒訓三則祠儀二曹及太常之職以得質疑今皇朝中興美隆往初宜憲章
令軌祖述前典世祖武皇帝應運登禪崇儒興學經始明堂營建辟雍告朔班政鄉飲大射西閣東
序河圖祕書禁籍臺省有宗廟太府金墉故事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和顏
尹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猶選張華劉寔居太常
之官以重儒教傳稱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子終而大義乖自頃中夏殄瘁講誦遏密斯文之道
將墜於地陛下聖哲龍飛恢崇道教樂正雅頌於是乎在江揚二州先漸聲教學士遺文於今爲盛
然方疇昔猶千之一臣學不章句才不弘通方之華實儒風殊邈思竭駑駘增萬分願斯道隆於
百世之上搢紳詠於千載之下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置十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
計今猶未能半宜及節省之制以時施行今九人以外猶宜增四願陛下萬機餘暇時垂省覽宜爲
鄭易置博士一人鄭儀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人穀梁博士一人昔周之衰下陵上替上無

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孔子懼而作春秋諸侯諱妒懼犯時禁是以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時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既沒微言將絕於是丘明退撰所聞而爲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發明經意信多奇偉學者好之稱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辭義清雋斷決明審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赤師徒相傳暫立於漢世向歆漢之碩儒猶父子各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訂正是以三傳並行於先代通才未能孤廢今去聖久遠其文將墮與其過廢寧與過立臣以爲三傳雖同曰春秋而發端異趣按知三家異同之說此乃義則戰爭之場辭亦劍戟之鋒於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博其學元帝詔曰崧表如此皆經國之務爲政所由息馬投戈猶可講藝今雖日不暇給豈忘本而遺存邪可共博議者許之議者多請從崧所奏詔曰穀梁膚淺不足置博士餘如奏會王敦之難不行敦表以崧爲尙書左僕射及帝崩羣臣議廟號王敦遣使謂曰豺狼當路梓宮未反祖宗之號宜別思詳崧議以爲禮祖有功宗有德元皇帝天縱聖哲光啟中興德澤侔於太戊功惠邁於漢宣臣敢依前典上號曰中宗旣而與敦書曰承以長蛇未翦別詳祖宗

先帝應天受命以隆中興中興之主寧可隨世數而遷毀敢率丹直詢之朝野上號中宗卜日有期不及重請專輒之愆所不敢辭初敦待甚厚欲以爲司空於此銜之而止大寧初加散騎常侍後領太子太傅

江道傳適字道載升平末遷太常適累讓不許穆帝崩山陵將用寶器適諫曰以宣皇顧命終制山陵不設明器以貽後則景帝奉遵遺制迨文明皇后崩武帝亦承前制無所施設惟脯糒之奠瓦器而已昔康皇帝元宮始用寶劍金舄此蓋太妃罔己之情實違先旨累世之法今外欲以爲故事臣請述先旨停此二物書奏從之哀帝以天文失度欲依尙書洪祀之制於太極前殿親執虔蕭冀以免咎使太常集博士草其制適上疏諫曰臣尋史漢舊制藝文志劉向五行傳洪祀出於其中然自前代以來莫有用者又其文惟說爲祀而不載儀注此蓋久遠不行之事非常人所參校按漢儀天子所親之祠惟宗廟而已祭天於雲陽祭地於汾陰在別宮遙拜不詣壇所其餘羣祀之所必在幽靜是以圜丘方澤列於郊野今若於承明之庭正殿之前設羣神之坐行躬親之禮準之舊典有乖常式臣聞妖眚之發所以鑒悟時主故寅畏上通則宋災退度德禮增修則殷道以隆此往代之

成驗不易之定理頃者星辰頗有變異陛下祗戒之誠達於天人在予之懼忘寢與食仰虔元象俯凝庶政嘉祥之應實在今日而乾乾夕惕思廣茲道誠實聖懷殷勤之至然洪祀有書無儀不行於世詢訪時學莫識其禮且其文曰洪祀大祀也陽曰神陰曰靈舉國相率而行祀順四時之序無令過差今按文而言皆漫而無適不可得詳若不詳而修其失不小帝不納適又上疏曰臣謹更思尋叅之時事今強戎據於關雍桀狄縱於河朔封豕四逸虔劉神州長旗不卷鉦鼓日戒兵疲人困歲無休已人事弊於下則七曜錯於上災沴之作固其宜然又頃者以來無乃大異彼月之蝕義見詩人星辰莫同載於五行故洪範不以爲沴陛下今以暑度之失同之六沴引其輕變方之重眚求己篤於禹湯憂勤踰乎日昃將修大祀以禮神祇傳曰外順天地時氣而祭其鬼神然則神必有號祀必有儀按洪祀之文唯神靈大略而無所祭之名稱舉國行祀而無貴賤之阻有赤黍之盛而無牲醴之奠儀法所用闕略非一若率文而行則舉義皆闕有所施補則不統其源漢侍中盧植時之達學受法不究則不敢厝心誠以五行深遠神道幽昧探賾之求難以常思錯綜之理不可一數臣非至精孰能與此帝猶勅撰定適又陳古義帝乃止適在職多所匡諫著阮籍序贊逸士箴及詩賦奏

議數十篇行於世病卒時年五十八

晉中興書濟陽蔡謨拜太常咸寧四年臨軒門下奏非祭祀燕享則無設樂謨奏宜有金石顯宗納焉臨軒作樂自此始也

宋書傅隆傳隆轉太常元嘉十四年太祖以新撰禮論付隆使下意隆上表曰臣以下愚不涉師訓孤陋閭閻面牆靡識謬蒙詢逮愧懼流汗原夫禮者三千之本人倫之至道故用之家國君臣以之親用之婚冠少長以之仁愛夫妻以之義順用之鄉人朋友以之三益賓主以之敬讓所謂極乎天播乎地窮高遠測深厚莫尚於禮也其樂之五聲易之八象詩之風雅書之典誥春秋之微婉勸懲無不本乎禮而後立也其源遠流廣其體大而義精非夫叡哲大賢孰能明乎此哉況遭暴秦焚亡百不存一漢興始徵召故老搜集殘文其體例紕繆首尾脫落難可詳論幸高堂生頗識舊義諸儒各爲章句之說既明不獨達所見不同或師資相傳共枝別幹故聞人二戴俱事后蒼俄已分異盧植鄭元偕學馬融人各名家又後之學者未逮曩時而問難星繁充斥兼兩摛文列錦煥爛可觀然而五服之本或差哀敬之制舛雜國典未一於四海家法參駁於縉紳誠宜考詳遠慮以定皇代之

古今圖書集成
盛禮也伏惟陛下欽明元聖同規唐虞疇咨四岳興言三禮而伯夷未登微臣竊位所以大懼負乘形神交惡者無忘夙夜矣而復猥充博探之數與闡爰發之求實無以仰酬聖旨萬分之一不敢廢嘿謹率管穴所見五十二事上呈蚩鄙茫浪伏用竦赧明年致仕拜光祿大夫歸老在家手不釋卷博學多通特精三禮謹於奉公常手抄書籍二十八年卒時年八十三

北齊書袁聿修傳聿修在尚書十年未曾受升酒之饋尚書邢邵與聿修舊款每于省中語戲常呼聿修爲清郎大寧初聿修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命考校官人得失經歷兗州時邢邵爲兗州刺史別後遣送白紬爲信聿修退紬不受與邢書云今日仰遇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慎多言可畏譬之防川願得此心不貽厚責邢亦忻然領解報書云一日之贈率爾不思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間然弟昔爲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

舊唐書竇誕傳誕爲太常奏用音樂博士皆爲大樂鼓吹官僚於後彈胡琵琶胡人白胡達竹伯夷積勞計考並至大官自是以聲伎入品流者蓋以百數

裴守貞傳守貞授博士高宗將封嵩山詔禮官議射牲守貞奏曰據周禮國語郊祀天地自射其牲

漢武封泰山令侍中儒生射牲至於餘祀無射牲之文

唐書劉祥道傳祥道爲司禮太常伯高宗封泰山有司請太常卿亞獻光祿卿終獻祥道建言三代大卿重故得佐祠漢魏以來權歸臺省九卿爲常伯屬官今封岱大禮不以八坐用九卿無乃徇古名忘實事乎帝可其議以司徒徐王元禮亞獻祥道終獻

蔣欽緒傳欽緒萊州膠水人頗工文辭擢進士第累遷太常博士中宗始親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建言皇后應亞獻欲以媚韋氏天子疑之詔禮官議衆曲意阿徇欽緒獨抗言不可諸儒壯其節

趙宗儒傳宗儒檢校右僕射守太常卿太常有五方師子樂非大朝會不作帝嗜聲色宦官領教坊者乃移書取之宗儒不敢違以訴宰相宰相以事專有司不應關白以宗儒不職罷爲太子少師馮宿傳宿弟定遷太常少卿文宗常詔開元霓裳羽衣舞參以雲韶肆於廷定部諸工立縣間端凝若植帝異之問學士李珣珣以定對帝喜曰豈非能古章句者耶親誦定送客西江詩召升殿賜禁中瑞錦詔悉所著以上

山堂肆考太宗使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中音樂伎不進數被讓王珪與溫彥博同諫曰孝孫修

古今圖書集成
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諄之臣竊以爲不可

唐職林楊師道字景猷太宗時爲太常卿賜宴帝曰聞公每酣提筆賦詩如宿構試爲朕爲之師道再拜少選輒成一坐嗟伏

袁利正高宗時爲博士上疏諫以爲前殿路門非命婦宴會倡優進御之所帝納之詔曰卿奕世忠鯁能抗疏規朕之失乃賜物百段

元澹字行沖景雲中授少卿

行沖以系出拓跋恨史無編乃撰魏典二十篇學者向之有人得銅器似琵琶人莫能辨行沖曰此阮咸所作也雅樂家遂謂之阮咸

唐語林王瑀爲太常卿早起聞永興里人吹笛問是太常樂人否果是已後因闋樂而撻之問曰何得罪曰臥吹笛又見康崑崙彈琵琶云琵琶聲多琵琶聲少亦未可彈五十四絃大絃也自下而上謂之琵琶自上而下謂之瑟

合璧事類陳正節遷太常博士元宗奉昭成皇后祔睿宗室而欲肅明皇后并升焉正節奏言廟必有配一帝一后禮之正也昭成皇后有太妣之德升配睿宗肅明皇后旣非子貴宜在別廟於是留主儀坤廟詔隸太廟毋置官

山堂肆考崔日知遷太常卿以歷年久每朝叅常與尙書同判時人號爲尙書裏行國朝纂異崔日知恨不居八座爲太常卿起樓與尙書省相對人謂之崔公望省樓

唐國史補長慶初趙相宗儒爲太常卿贊郊廟之禮時罷相二十餘年年七十六衆論伏其精健右常侍李益笑曰是僕東府試官所送進士也

職官分紀崔龜從太和初爲博士最明禮家沿革時享宗廟敬宗祝版稱皇帝孝弟龜從議以兄弟無稱孝之義宜去孝弟兩字從之又稱九宮不過列宿不容爲大祠詔皆可其議九宮遂爲中祠山堂肆考王涯字廣津文宗時拜太常帝以樂府之音鄭衛太甚欲聞古樂命涯詢於舊工取開元雅樂選樂童按之命曰梨園樂上悅

唐職林僖宗時商盈孫爲博士喪亂之後制度彫紊追補容典皆盈孫折衷又昭宗將謁郊廟有司不知樂縣制度盈孫按周法以算數

五代史劉岳傳岳遷太常卿初鄭餘慶嘗採唐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常時家人之禮爲書儀兩卷唐明宗見其有起復冥昏之制嘆曰儒者所以隆孝弟而敦風俗且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婚吉

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岳選文學通知古今之士共刪定之岳與太常博士段頤田敏等增損其書而其事出鄙俚皆當時家人女子傳習所見往往轉失其本然猶時有禮之遺制其後亡失愈不可究其本末其婚禮親迎有女坐墀鞍合髻之說尤爲不經公卿之家頗遵用之至其久也又益訛謬可笑其類甚多

崔稅傳稅拜尙書左丞遷太常卿晉天福八年高祖詔太常復文武二舞詳定正冬朝會禮及樂章自唐末之亂禮樂制度亡失已久稅與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等草定之其年冬至高祖會朝崇元殿廷設宮縣二舞在北登歌在上文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冠進賢黃紗袍白中單白練襪襪白布大口袴革帶履左執籥右秉翟執纛引者二人武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服平巾幘緋絲布大袖繡襪金甲飾白練襪錦騰蛇起梁帶豹文大口袴烏靴左執干右執戚執旌引者二人加鼓吹十二按員以熊豹以象百獸率舞按設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鐃一歌簫笛各二人王公上壽天子舉爵奏元同三聖登歌奏文同舉食文舞舞昭德武舞舞成功之曲禮畢高祖大悅賜稅金帛羣臣左右睹者皆嗟嘆之然禮樂廢久而制作簡繆又繼以龜茲部覲裳法曲參亂雅音